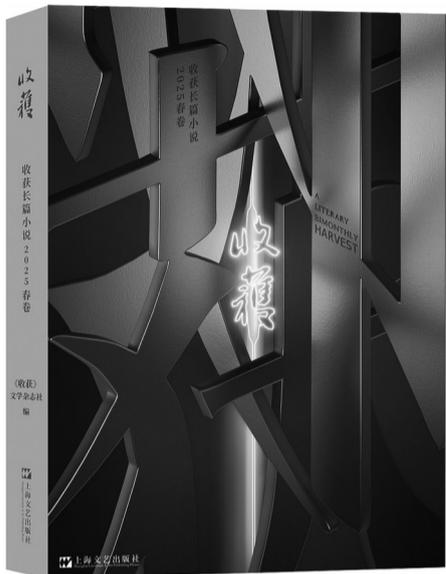


# 千呼万唤，苏童长篇新作《好天气》出炉



现代快报讯(记者 陈曦)千呼万唤,苏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最新长篇小说《好天气》终于亮相,首发于《收获》长篇小说2025春卷。

距离上一部长篇《黄雀记》问世已过去11年,可苏童坚持慢慢写,十余年间积累了100万字的素材。有人说这篇幅分成3部长篇都绰绰有余,但苏童不想这么干,最终“拍扁打磨”到40万字《好天气》。

苏童强调,自己写作多年,向来都是对作品满意之后才会公之于众。“写作多年,唯一的压力来自对作品质量的判断——它是否足够优秀。我一心想完成心目中的理想文本。”

小说在篇幅上的压缩体现了苏童对读者阅读体验的考量。他坦率地表示,一部百万字的小说,除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大家对“鸿篇巨制”的虚名期待外,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好处。“毕竟在当下这个时代,让读者静下心来阅读一部100万字的小说,着实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。”

《好天气》最初的名字叫《咸水塘史》。故事设定在城郊接合部的咸水塘周边,一方小小的水塘,硬生生隔开了城市与乡村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:塘西村世代以殡葬业为生,而塘东街道则属于城市范畴。两位同名“招娣”的母亲,因一口为“我祖母”定制却未使用的棺材结识,并在同一天、同一家医院,分别迎来了一个男孩与一对龙凤胎,就此,两人展开了宿命般恩怨交织的故事……

相信很多人都曾有过类似的生活体验:以池塘为界,城乡两边的家庭,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,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交集。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片段,实则是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生动缩影。由于小说时间跨度大,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,这给创作增添了不小的难度,其间多次推倒重来。早在2022年年初,苏童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,预计当年年底能够完成《咸水塘史》的创作。如今,在历经漫长的等待后,小说终于与翘首以盼的广大读者见面。

小说改名源于学生们的反馈,据苏童称,他任教的北师大的学生们普遍反映不太喜欢“咸水塘史”这个名字,学生一听这个名字,“眼里都没了光”,一向重视群众意见尤其是学生建议的苏童,决定将小说中的一个章节名“好天气”用作书名,学生们听后,反应截然不同,“眼里立刻有了光彩!”甚至有学生贴心想出“推广语”——“不管天气怎样,我都随身携带一本《好天气》”。

《好天气》的创作内核,是要“写一首郊区的挽歌”。苏童透露,小说中的场景灵感来源于自己小时候成长的地方,“往南1000米是拙政园,往北1000

米就是农村稻田,这片区域后来在城市变迁中逐渐消失、变形。城郊变化的背后,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。”他希望通过小说,记录下时代发展中的风声与泥泞。

作为文学界公认的短篇圣手,苏童新长篇小说一经问世,便在圈内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与期待。有编辑透露,与中短篇的节制不同,苏童这次创作时倾诉欲望强烈,后期又对篇幅进行大幅压缩调整,这应该是一个感性与理性交替的写作思考过程。

“这部作品我读得很慢,一边读,一边用红笔做旁批和总批,画上自己才能理解的特殊阅读符号,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天时间,不时拍案叫绝,不时泪流不止的缘由,正是因为我从中望见了自身成长的历史背影。”看完《好天气》,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抑制不住激动,第一时间撰写万字长文深度透析《好天气》。

丁帆指出,这部横跨城乡、生死、虚实的“文学核弹”,必将重新定义中国长篇小说的美学边疆!也有力地回应了AI之争——文学的本质,始终是人类对复杂经验的深度勘探与精神救赎。

## 先读为快

人们所说的咸水塘,其实分散在咸水塘的水面两侧,水塘以东属于城市,塘东人算城里人,水塘以西属于农村,塘西人其实是乡下人。塘东与塘西,界线分明。尤其是在夜晚,我们塘东的路灯开始亮了,整个塘东的街道是亮的,家家户户的窗子是亮的;塘西那边则是黑漆漆的,塘西村的人家当时都还没有装上电灯,偶有光亮闪烁,尽是一小簇昏黄的光,不是油灯的光,便是蜡烛的火苗。

郊区就是郊区,当年咸水塘两侧的世界是多么对称,又是多么矛盾啊。附近的人们应该记得,在咸水塘的彩色天空名闻四方之前,咸水塘最著名的两种物产是牛奶和棺材。是的,咸水塘牛奶、咸水塘棺材。需要说明的是,咸水塘牛奶来自我们塘东乳牛场,咸水塘棺材则是产于他们塘西村。从产品的功用上说,1975年,或更早以前我们塘东为生者负责,而他们塘西则为死者负责。现在想起来,这样的分工也是郊区特色,像太阳和月亮的分工一样,一个管白天,一个管黑夜,真是完美无缺。

更早以前,他们塘西比我们塘东还要热闹。

尤其是白天。在棺木供不应求的日子里,塘西的天空会频频响起炮仗冲天的声音,咸水塘的孩子们都知道,塘西那边炮仗一响,代表着一口塘西棺材出村了。有时候炮仗声一天响了好几次,说明有好几口塘西棺材出了村,它们像飞鸟归巢,也像战士出征,只是最后不知道都去了什么地方。

我们从咸水塘眺望塘西,经常可以看见运送棺材的小卡车、三轮车和大板车从公路上下来,在村口出出进进。有时候车辆陷在村外的泥路上,塘西人抬棺而行,你能听见他们嘴里喊着欢乐的号子。然后炮仗声的一响,传到我们塘东,听起来依然是欢乐而清脆的。之后,运送棺材的车子走了,塘西村传来的声音由嘈杂变得细碎,能分辨清楚的大致是锯木与敲钉的声音。那是塘西木匠们继续为死者劳作的声音,略显单调与沉闷,对于塘东的老人们来说,它有某种召唤的意味,对于孩子们来说,则是遥远的意义不明的催眠曲了。

## 新书推荐



2024年11月  
新星出版社·漫编室  
阮筠庭著  
《春晖》

《春晖》是让我们期待已久的一部作品,真正意义上展示了“图像小说”的艺术潜能,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。若将其放在本土原创漫画或动漫的视野内,有别于《镖人》式的类型片,也不同于胡晓江等“异常漫画”创作者的实验艺术,《春晖》更像一部诚挚而温情的文艺片。

而在更大的语境下,阮筠庭投入了鲜活生命经验,用十三年时间完成的这本书,试图触碰一系列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的主题,女性的成长,教育与工作的意义,艺术与美的本质,以及“自我”如何被一个个瞬间的光影所塑造,她以画面和文字交织的表达,与同龄创作者在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电影等领域的探索形成了共振。

而作者在绘画手法上的不断调试,更让本书的内容与形式达成了一种深度对话,漫画既是她选择的一种艺术样态,更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视角,自我表达的一种语气,这样的视角与语气,和创作了《春晖》也被《春晖》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叙事主体,密不可分,凝结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“自我”。



2025年3月  
上海教育出版社  
[美]博里亚·萨克斯著  
《鸟类启示录:一部文化史》

每个人的一生中,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时刻:你凝视一只鸟,目光随着它盘旋、摇曳、飞升、俯冲,一时间觉得无比自由,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弭,尽管只有片刻。博里亚·萨克斯将这样的共鸣时刻命名为“鸟的启示”,事实上这样的共鸣古已有之,无形中塑造了人类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人类文化。在《鸟类启示录:一部文化史》中,他将鸟类学、绘画、雕塑、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、文学、诗歌巧妙编织,描摹了人鸟之间这种神秘的精神亲密关系。猫头鹰是沉默的智者,鹰的飞行展现了王者尊严,夜莺为玫瑰歌唱爱与死亡的浪漫曲,乌鸦吐露严肃的末日预言……从信使、神明、宠物,到缪斯、计时员、狩猎伙伴,从鸟类身上,人类寻找自己的影子,也看见了自己渴望成为的样子。



2025年3月  
上海人民出版社  
巫鸿著  
《中国绘画(元至清)》

在元至清这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,绘画蓬勃发展,传世画作与画论浩如烟海。延续“中国绘画”系列,《中国绘画:元至清》跳出传统画史写作的窠臼,在历史原境中展开对元、明、清三代绘画作品的细读与梳理,不止围绕名家名作展开,亦将目光投向女性画家与女性题材绘画、风俗画和人物画,探讨图像创造者的不同身份和性别,以及图像在不同场合中的应用和流通,剖析文人画、宫廷绘画与商业绘画的交融互动,揭示绘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,以及地域文化对绘画发展的影响,以更全面、立体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绘画。



2025年3月版  
浙江文艺出版社  
默音著  
《笔的重量》

《笔的重量》是日本文学译者默音的文学评论随笔集,书中详细记述了多位日本女性创作者的故事。她们分别是:第一位印在5000日元纸币上的女性樋口一叶,近代仅靠稿费就能经济独立的田村俊子,给日本第一份由女性创办的文学杂志绘画的尾竹红吉、高村智惠子,从丈夫的助理到畅销书作家的武田百合子……捕捉天才的火花,笔的重量,也是女性生命的重量。默音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并非天生的“恋爱脑”,无论是创作还是私人生活,女性创作者展示了对“浪漫爱”的厌恶和鄙夷,并尝试将女性友谊视作捍卫主体性的方式。



2025年3月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[日]荻野弘之著  
《奴隶哲学家的人生突围课》

爱比泰克德(约公元50至60年—135年前后)出身奴隶,自称“跛脚老人”,却成了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。他在世时,罗马皇帝哈德良曾登门拜访;他去世后,尼采、梭罗、爱默生、夏目漱石……都是他的忠实读者。这位传奇哲学家的思想,一言以蔽之,就是怎样正直、充实、自由地生活。此书精选爱比泰克德的27条箴言,由日本上智大学哲学系教授荻野弘之解读,并有日本画家为每则箴言绘制的结合爱比泰克德生平经历的漫画,深刻又有趣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